



二

共
鹿股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16
第	1559
第	2
出帶許不	



和
1559
卷 2

世加文係卷之二百餘

湯武

孟子

世傳

世傳

孟子

世傳

孟子

世傳

孟子

垂加文集卷之二目錄



湯武革命論

嚴子陵論

世儒剃髮辨

辨大學誠意章句三字之異

石川宗字說

隆義反利說

片岡氏名字說

佐判命野中十說

楨氏字說



明石氏字說

答澤田春伯文書

答片岡正之書

答真邊仲庵書

與仲庵書

佐原義連碑

卷之二目錄終

垂加文集上之二

湯武革命論

嘉嘗論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而論語獨謂武未盡善而集註合湯言之者何耶夫湯曰放焉武曰伐焉革命之權雖同而放之與伐則異矣此所以獨謂武歟孟子答齊宣問湯武放伐曰誅紂而不及桀蓋亦此之由也然伊尹之放太甲也權而盡善者也湯放桀而得天下則雖有放伐之異而遂與武王同矣此所以合湯言之夏曰后氏殷周曰人曾謂此也晉之

楚仲散非湯武得國。宋之李易安詩歎仲散之薄殷周也。石曼卿詠伯夷言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程子嘗謂湯武之別而又稱曼卿詩朱子嘗論湯武優劣而又稱易安詩則亦可以見其抑揚之微意矣。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服事殷此文王之至德天地之大經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是古今之大權也。三代之後漢唐宋明稱之盛世然溥夫王土率土王臣則漢高非秦民乎唐高非隋臣哉宋祖明祖不周元之臣民乎哉孔子謂武未盡善亦殷之

臣也夫天吏猶不免斯議矧漢唐宋明權謀之主乎其間漢光武之起也其義最正而賢於湯武之揚矣予故曰以征伐得天下不愧于天地者獨光武耳

嚴子陵論

天下之有君也公卿大夫士庶人各存其位而共其職此天地之常義也若夫君之仇弗與共戴天則不容以位之高下而異之是古今之達義也嘗以此而慊於漢之嚴子陵矣夫丁菴之亂也光武勃興焉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

從之以成其志。于時子陵臥不起，何耶？假令無光武而為子陵者，雖舉博浪之謀，未必為過矣。況幸有光武在哉？或光武之不可事，則止而已矣。先儒但高子陵不屈帝者，而至與伯夷班稱之。蓋子陵高則高矣，恐非伯夷之徒也。其知退而不知進，伯夷不如此。其加足帝腹也，使伯夷見之，望望然去之。我故曰：子陵未及張子房而羊裘七里之風，猶在鴻夷五湖之下。

世儒剃髮辨

從俗違俗而中者，君子也。流焉過焉者，小人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無莫也。義之與比，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是乃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也。世儒不知之，徒見浮屠剃髮癡坐人上，尤而効之，而曰：泰伯亦斷髮素夷狄，行乎夷狄，從俗之中，是乃小人之中庸無忌憚之甚。如漢之胡伯始、唐之柳宗元者，猶不至此也。夫泰伯處父子之變，全三讓之德，逃而斷髮，以泯其迹焉。則是聖人體道之大權，而非君子守身之常法也。矧春秋傳載子貢之言曰：泰

伯端委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據之則泰伯未嘗斷髮也若曰吾學仲雍也則仲雍身中清廢中權世儒果何道之所中哉所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君子素夷狄而行其道於夷狄也非行夷狄之道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之謂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如世儒苟變於夷又從爲之辭且其曰從俗者無誓之言也何也我 國自古 王公未嘗剃髮也中葉以降士民之俗圓剃頂髮束其

餘髮於後而斷其端焉然則世儒剃髮是其黨之俗而非天下之俗也以此言之其不惟背孝經之訓亦書所謂亂俗者也辛卯之冬柯病風感時有客來話及于此於是乎辨遂書與之

四年冬作

辨太學誠意章句三字之異

太學誠意章句三字之異諸儒之論各有不同朱子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執事證三者今此三字皆朱子之親筆義理文執固無不可姑以事證決之年譜宋紹熙五年甲

寅朱子六十有五歲受詔進講大學是時講義
載在文集作一於善然則必自慊絕筆之所更
定也歟且下節或問曰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
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則是一於善之謂存於
或問之中吳氏自慊乃毋自欺之後効難以居
先之說蓋不知自慊自欺正相抵背朱子答呂孫
敬甫書中
論之又不考毋與無之異而言之也毋者禁止
之辭無者自然而然傳文毋自欺是工夫章句
無自欺是功效實其心之所發工夫也必自慊
而無自欺功效也

石川宗字說

冠義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然則無禮無
義禽獸之道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人苟欲爲有方
之士則不可不學也學則不可不正也程夫子
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
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
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夫儒者學禮義有諸身
而已矣文章訓詁皆其末也抑名家專任名位
禮數則近正者而不能隨在致隆故儒者以爲

偏曲之學也。然致隆貴於協義，苟不協義，則不為致隆矣。石川氏之子宗年十六，以其父命請字。余且道隆字家世相承之字也。因字曰隆義，宗也。讀書宗，儒者之教，勿溺於文章，泥於訓詁，陷於偏曲之學，告之，吾引也。從之，爾力也。慎旃哉。庚寅之冬。

隆義反利說

去冬吾字石川宗，曰隆義，而為說以與之。今夏吾南遊焉，宗亦從焉。省其祖父母以其說告之，祖父謂宗曰：儒教之善也。既聞其說矣。隆義反

考之韻鏡乎。可以問之。宗以告吾，吾應之曰：歸字之訣，非名字之義所關也。然尊者之命也。且可以考也。乃就一東韻求隆字，知屬半舌音清濁第三位，而就義字韻取半舌音清濁第三位之利字，因而又為說曰：易乾卦彖曰：乾元亨利貞。文言傳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本義發明其旨矣。竊嘗推之父慈子孝而父子利親之和也。君仁臣敬而君臣利義之和也。夫義婦柔而夫婦利別之和也。長惠幼順而長幼利序之和也。以文會友，責善輔仁，而朋友利

信之和也。事得其宜，物得其所，足以和義也。易六十四卦言利正以此也。然知利而義則義非其義，而舜蹠之所由焉，分也。故子罕言利，傳大學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孟子七篇之首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聖賢垂訓之意深矣。孟氏之後知之者，蓋鮮矣。獨仲舒言之正矣。故程子以為度越諸子，南軒言之密矣。故朱子以為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也。宗乎宗乎，宗儒者之教，慎禮儀之則，明義利之分，則身修而無往不利，斯可以謂人矣。汝其以之告諸

祖父。作隆義反利說辛卯之歲。

片岡氏名字說

片岡氏之子義請字，字曰正之。義亦柯所嘗名也。蓋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然利有義和之利，有貪欲之利。貪欲之利固不待論，雖義和之利而纔有意于此，則陷于小人之域。故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此柯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也。其說之詳，先儒既言之矣。勉哉辛卯之春。

作判命野中千說

柯讀大學得正心二字矣。心之爲體至圓至中，無少偏倚而統性情者也。正之爲字，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三、平、二、直，亦如衡繩之無少偏倚也。所謂正心者，無他反其本而已矣。柯命判野中，午合此二字作之。先書正字，長其第一、第五之二，平畫之右，而圍於其中，而點於正字之左，及圍之右，以成正矣。圈所以象心體之圓也。左點分頭，所以象心發爲意，幾有善惡也。右點不分，所以象性發爲情，純善無惡也。旣而謂十曰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故心正

則一身修而萬事治。夫判者，書牘契券之爲證者也。李元紘之山判，君子稱之。陸餘慶之繆判，小民朝之。豈可不敬也歟。柯所以命判，亦古人銘几席觴豆刀劍戶牖之遺意也。彼判者，三知四病五運三穴之言，可笑也。

楨氏字說

美濃州人，姓楨氏，名某，字元真，元字。其家所以相承也。壬辰之夏，元真以書來請演其字義，乃答之曰：元之義大矣。真之義至矣。予得而知之哉。姑以所聞也。夫天地之間，一元而已矣。分言

之在天曰乾元在地曰坤元又折言曰元亨利
貞而二氣五行變交錯綜至於無窮其所以然
者無往非一元之本然也昔朱先生初冠字元
晦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之遂更爲仲今
使元真更之歟然其祖先所傳不可輕更也謹
言思之真西山者朱門私淑之士而其字希元
也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此希元之謂也西山
字義蓋取諸此元真當志西山之所志也夫天
地之生物也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是以萬物之
生皆莫不得之而惟人得其全所謂仁是也孔

門之教無他求仁而已矣求仁即希元也顏子
之克復仲弓之敬恕其求之之要也孟子曰仁
人心也此舉其全體示人親切之訓也嘗竊論
之平居安閑無事之時一心湛然虛明之際無
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
動此乃心之本體天理流行即是仁也敬者所
以存此心也恕者所以推此心也克復者非禮
之私將害此心則克之復禮所以全其本體也
夫真也者實也五經四書無此字至於周濂溪
著太極圖說始言此而程張朱子皆以此言性

命知行之實。繇此異端假偽之說。俗儒虛誕之
文。不得以亂吾道也。豈曰小補之哉。今心學假
偽之說盛行于士夫之間。予欲元真顧字思義
不惑于彼。故因其請告所聞也。

明石氏字說

夫道若大路。然人之行道猶行大路也。忠孝仁義
人之道。不行之者非人也。然不知之則不可得
而行。程子光照之訓。正爲此也。蓋知有淺深。行
有遠近。修身齊家近也。治國平天下遠也。知之
淺者行也近焉。知之深者行也遠焉。由淺近而進

深遠。是大丈夫之事。半途而廢者。小丈夫也。彼
不知而行者。瞽也。耳矣。筑前國人明石某字行豐。
求演其字義。余舉前說而申之。以易之言曰。豐
大也。明以動。故豐明。易至于刻。動易失于輕刻也。
輕也。其豈豐之云也乎哉。行豐念茲。遂書以貽。

答澤田春伯大書

承喻朋友無恙。日日講習甚慰。鄙懷問目之對
朱書各條。下前日邂逅相會。不顧固陋。信口了
今亦胡亂下語。慚汗慚汗。又承柯之才德之全
云。是何言。歟。柯之愚也。聞人之譽。則意氣揚

揚聞毀則如水不可磯未嘗察已之善惡奈何然遭毀也遂覺為我之戒所譽則徒長我之惡而已吾子必勿復之此非謙辭願諒之朱子詩九十六首此所謂訓蒙詩者頃閱新安程履齋所輯朱子詩集得之或以文集無之為非朱子之作然味其詞旨非朱子不及此湯之盤銘不登商書武王戒銘不載周書奚以文集不登載而猶豫之哉吾人所當熟翫也今往抄本謄寫訖寄來不宣

答片岡正之書

今月三日書昨日來到承三月二十六日昏娶夫婦之道小學詳明而所謂夫和而義妻柔而正者乃其要道也苟和而不義則父子不親義而不和則妻子咨咨不可不慎而今讀者不明之或妾勝無數者曰一夫一婦庶人之職而聞涑水之不私妾則以為不足法此豈知和義之道者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帟孔子誦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其三復之樂羊子感妻言終學業晏御揚揚因妻言抑損之是妻正而輔佐之夫義

而能改者也其亦念茲此外猶有可言者暫期後便不宣

答真邊仲庵書

二月朔書上已後五日至取海陸無恙而還多幸多幸踈慵如舊弗賜遠念年來子誤聞吾名本冬枉駕過蝸廬將謂一見無似望望然公之而今却蒙博識力行任考亭之道不虞之譽不勝慚愧孔子集大成垂六經達于此曰博識曰力行吾不與焉固萬萬也聖遠樂亾經以五名禮之壞亂亦甚矣幸朱先生出易也詩也明本

義攻未失書令蔡仲默作傳禮樂欲正而未成然黃直卿續儀禮經傳蔡季通著律呂新書春秋以爲未學不下筆寓其微意於通鑑綱目四書之解小學之書發明真切無復遺蘊先生實夫子後一人也善學者由小學進大學而盡論孟之精微極中庸之歸趣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吾竊志于小學讀書題而知無古今異宜者不可不行然而行之則未曾有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請子以吾爲戒來喻淡惡致良知之說云孟子不云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是吾所以不辭也。先生力與陸辨廓如也。先生
沒吳草廬趙東山再倡之。程篁墩王陽明尋和
之以其外先生而難立也。篁墩作道一編見篁墩集
附註心經今列陽明為魁牟定論見傳習錄欲混朱
陸以易天下。陳清瀾之學部通辨馮負白之求
是編正憂之而作。然陳馮未窺先生之室則以
一酌之水救崑岡之火。雖勞矣。補朱書之來于
本朝凡數百年焉。獨清軒玄惠法印始以此為
正而未免佛。藤太閣亦以為程朱新釋可為肝
心而猶惑乎佛。遂不聞實尊信之者也。慶長元

和之際南浦自謂信之而亦尊佛。惺窩自謂尊
之而亦信陸。陸之為學陽儒陰佛。儒正而佛邪。
厥懸隔不翅雲泥。既尊此而信彼。則肯庵草廬
之亞流耳。豈曰實尊信者哉。去冬面論之際疑
於吾子中其毒也。今也尊朱惡陸。不棄無似。將
與講習麗澤之益。何悅加之。項輯先生排陸之
言。分為上下兩卷。題曰木家商量集。取于先生
書中偶友人取去。後便寄之。不悉暮春日。
與仲庵書

木家商量集。此間友人不欲遠遣。則為令備書。

即今乘便風因啓近日自稱學朱子者誹記誦則以蔽己之寡聞謗詞章則以蓋己之無文譏笑陸氏之禁書而其所讀所行却在陸氏下此吾人所當顧也蓋學知與行而已知可博矣不可雜也可精矣不可鑿也行可一矣不可二也可篤矣不可薄也知行相進而可上達矣此朱學之所以與俗儒陸氏不同也張無垢之學陽儒而陰釋先生雜學辨中論之又嘗聞張氏經解板行曰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夫先生未見陸氏也既聞其宗無垢矣鵝湖之

會其詳不可得而攷然誦其詩可以槩見焉其後先生辨論不置及陸之死也有死了告子之嘆苟得此集而讀之則朱陸同異之分不待他說而明矣蔡介夫有言以朱子之正學精義而不能折服象山氏兄弟於一時之語次意亦其雄辨之不如孟子也介夫此言吾不韙之夫朱子之於陸氏猶孟子之於告子孟子之於夷之猶朱子之於李伯諫事見先生答張敬夫及范伯崇林擇之書則是服與不服在彼耳豈以此而方孟朱之辨哉維時涼至燈火可親之秋也吾子其勉旃早早心

緒不縷縷。七月二日

佐原義連碑

佐原氏者相州三浦之族而其先出自平姓矣。義連之曾祖曰為繼。為繼之父曰為通。任長門守。是為三浦之祖。為通之父曰忠通。忠通之父曰良文。其任鎮守府將軍。良文者乃平祖高望王之子也。為繼之子曰義繼。義繼之子曰義明。稱大介。生子。一男義宗。是杉本之祖。二男義澄。呼別當。荒二郎。是矢部之祖。三男義久。是大多和之祖。四男義春。是多多良之祖。五男義季。是長井之祖。

六男重行。七八九子失其名。十男義連。所謂佐原十郎是也。高倉帝治承四年之夏。源武

衛賴朝卿勃興焉。義明以其黨附之。秋八月二十三日。石橋山之戰。源軍敗績。武衛匿形而奔。翌日。三浦與畠山戰于油井濱小坪坂。三浦利斬首五十餘級。重忠忿之。奮擊義連等。操短兵。急當之。重忠危。畠山從者阻之。言曰。三浦畠山。為聯族。何。冤如此。敵哉。而重忠免焉。時上總介廣常。弟金田大夫。賴次。以七十餘騎屬三浦焉。重忠欲雪前日恥。二十六日。率其黨來。三浦聞

之保衣笠城。畠山攻之。義澄義連力戰拒之。義
明謂之曰。兩日戰鬪。兵疲矢盡。汝等當逃。公尋
君之處。君之智也。人不得而害之。必在安房上
總二州之間。夫東國誰不源家人。雖一旦隨平
氏。豈忘舊恩哉。必皆歸焉。汝切勿懷二心。我既
老矣。不可徒行。不可馬乘。汝欲扶本。恐亦弗能
也。及其弗能。則人必笑我言。白頭所得能多少。
不死於城而死于徑矣。又必笑爾言。苟遺其親
肆諸道路矣。吾獨留于此。汝等往矣。宜忍生戮
力。建君於世。而領先坐。所在以孝奉之。是予之

願也。我累世爲源家之臣。今幸逢君之起。義兵
而爲之。致死益喜之哉。但不親見君之拜。日
本大將軍而死。此遺恨耳。老淚泫然。沾直垂袖。
兄弟已下。號泣不肯行。義明云。速去。而其志不
可回也。皆不獲已。踰城指安房國而赴焉。二十
七日。畠山遂拔城。殺義明。時義明百六歲也。爰
北條父子岡崎四郎義實。近藤七國平等。自土
肥岩浦乘船。亦指房州而渡。與三浦遇于海上。
拍手相懽。二十九日。武衛掉扁舟。著房之獵島。
北條等迎拜之。數日。愁眉一時開矣。尋而畠山

來伏焉武衛謂三浦言不受降者大事不可成
當為忘私讐三浦義不辭五年之夏武衛選善
射者十人直宿寢處義連其一也武衛乘納
涼之興逍遙乎三浦訪義明之舊跡義澄拜辱
設盛饌饗之武衛宴樂無貴無賤飛觴歌舞時
武衛脫水干賜岡崎四郎即命著之上總介嫉
之曰若廣常者合當拜受之而義實蒙此賞則
意外之事也四郎嗔曰廣常自負功云爾豈比
義實之忠哉二人爭欲兵武衛不敢下言辭義
連出叱去義實之吹濫老狂之所致歟廣常亦

垂物儀也猶有憤則可期後自制止之安
德帝壽永三年春正月武衛遣兩弟蒲冠者範
賴九郎義經為節刀使帥兵數萬誅木曾擊平
氏二十日兩將破木曾軍入洛義仲走義澄義
連等追之義仲遂被誅二月七日源平決勝一
谷東西兩口之戰雌雄相爭勝敗未決義經以
精兵七十餘騎迴至鷲越即言可以九郎為範
而馳驅深入險阻頭上嶙峋目下豁衍進退窮
而士卒屈義連進曰此是三浦之馬場也先驅
義經繼之士卒皆馳揚聲放火音響于谷烟舞

于風城中以爲大軍襲來失度而潰焉義連之
勇名於是乎籍甚矣四年之春兩將追伐平氏
於西州義澄義連從有戰功焉 後鳥羽帝
文治四年秋七月十日賴家朝臣始著鑑其儀
尤嚴義連進御劔五年之春正月九日朝臣有
弓始之禮使射十人行之義連其一也夏召
北條三男於幕府命元服武藏守參河守以下
相州著坐三獻禮畢武衛命加冠義連辭重命
言上首列坐汝辭亦可也然往年三浦遊宴之
時廣常義實喧競之處汝克治之於今乎不忘

之此小童者內室之所寵異將來託之不可固
辭義連乃進加冠字曰時連秋武衛東征源軍
破伊達之厚檀山之要害逼于西城戶國衛血
戰禦之義澄義連等勵衆戰疾攻急而國衛死
之奧師撓敗源軍乘勝追亡武衛令義連等整
旅擊之而恭衡遂投首武衛使義澄義連等討
其餘黨而奧羽悉平夷矣武衛賞功臣而封義
連於會津城鎮東北矣建久元年冬武衛上洛
義連扈從任左衛門少尉矣三年秋八月九日
實朝公生義連獻護刀四年之夏武衛將富士

野曾我夜擊之翌召時宗於幕下勇士侍左右
義連其一也夫義連斷金之志武衛亦諒之凡
出御則先後之每有事則與於此焉嘗司和泉
紀伊兩國守護職矣武衛任征夷將軍之時使
義澄奉勅使之除書是思義明忠死之言也
人皆感羨之矣抑義連兄弟之不顧親之死與
漢之王陵趙苞異世同情之事也可不哀哉可
不憐哉其扶父而公則既已不能也儻與父共
死乎或與父共降乎此皆父之不可許也必矣
然則與其違父命而死無益也寧相君而繼父

之志者耳使程子論之則亦可與王趙同斷案
耶未可知也義連娶伊東氏生盛連盛連之子
光盛是為葦名之祖其子恭盛次盛宗次盛員
次直盛次詮盛次盛高次盛久盛久無子弟盛
信立其子盛詮次盛高次盛滋盛滋無子弟盛
舜立其子盛氏是時中興仙道來服焉其次盛
興早世而佐原氏絕矣異姓更立家臣相爭而
國亦滅也厥後上杉氏蒲生氏加藤氏封于茲
上杉轉封蒲生無嗣加藤國除寬永二十年之
秋大將軍源家光公封弟左中將肥太守正

之于此矣太守讀書好學為政有法度嘗遣家
臣循行封疆而聞義連廢基在耶麻郡嘆曰先
封之主名將之迹我後人之所以可圖不朽也
遂為此礮石建碑屬嘉銘文予於是考其譜表
其事聊論之繫以銘厥銘曰

佐原之系 平氏之族 世仕源家
久得定食 大介貽謀 十郎忍辱
繼父之志 共臣之職 維肱維股
維心維腹 李固斷金 趙峻匪石
勇茂黜舍 氣陵賁育 御宴治亂

京寇追北 身生三浦 名揚一谷
輿役之勲 會封之福 因太守舉
銘少尉域 圓首方跌 過者可式

寬文八年戊申仲夏初三日 山崎敬義撰

垂加文集上之二終

實文八李... 山...
 會...
 國...
 會...
 國...
 會...
 國...

